

灯下书

履痕

会啄木的鸟不一定是啄木鸟

| 詹政伟 文 |

不再坐卧不安

一天不学习,心里就焦灼不安,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知识、新信息和新的认知迭代,内心里始终有一种匮乏感,惟恐落后于社会和其他人。这叫知识焦虑症。其实,明白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谁都不可能面面俱到,你的内心就会平静不少,至少可以不再坐卧不安。

说好总是没错的

姥姥八十多岁了,喜欢用微信,动不动给人点赞,语言除了好还是好,除了漂亮还是漂亮。喜欢夸张,总是用抒情代替白描。姥姥不是一般的人,是曾经的大学老师,专门教授中文。她经历的事特多,她经常说的一句话是,花花轿子人抬人。

作家的苦只有作家知道

曾经听过这么一种说法,说写作就是一种抵抗,但抵抗什么呢?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写作者成了比常人高出一截的超人,但事实上,写作者在现实中遭遇到的无奈,远远超过一般人,因为他既要顾及自己的敏感,还要遵从自己的内心。这么说来,写作好像就是一种寻找。自始至终在寻找着命运的秩序。

文字一定就是种子

如果有话要对我说,请用文字,如果我有话对别人说,我也喜欢用文字。写下来,是为了值得铭记的时时刻刻。文字就像种子,也许大部分都会烂掉,但总有一些种子会在你心里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

理想化

云太远,雨太近,这像极了我们互相抵消的生活,人为地制造神秘感,有太多的悬念,显得非常的无奈。天一旦有点放晴的样子,我们欢欣鼓舞,我们有理由相信,天终于会放晴的。

出神时总是专注的

一个难得的大晴天,去往四季花园餐厅,到处都是修路,修筑更新的路。在建设银行拐角处,一个女人等在那里,出租车司机按了几下喇叭,但女人不响;司机摇下车窗,冲她挥手,喊,那女人还是不响。司机骂了一声。是的,没人知道那女人在想什么。太多的嘈杂,注定会让我们感到不适。

水大部分时间都是静止不动的

水的厉害之处,就在于无孔不入,既柔又韧,畅达四方。它会因时,因地,因势,渗透到每一个它想到达的地方。怪不得要把女人比作水,那是因为水大部分时间都是静止不动的,它之所以动,在于受了惊扰。

挣扎也是能看出形状来的

他们被淹没在时代中,大多数人生活并不如意,却依然作着挣扎,人在贫瘠之中,在巨大的低迷之中,依旧有不可扑灭的微弱希望。这是作为个体体内蕴藏的光与热,是与生俱来的。

笨功夫

小草做的菜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,看她认真的样子,我于是明白了,好东西基本上都是聪明人花笨功夫做出来的。因为用心,用力,加了人的气味,那味道想不好也就难了。

田野的过人之处

田野的伟大之处,就在于它永不休闲,总是以劳动和果实的姿态示人。

非凡人

过去和现在,他一直是一群人中最爱说话的那个。他经常说,不论何时何地,一定要做俗世不俗,日常不常的那种人。问,怎么才能成为那样的人,答,读书诵经。

想象成了我们的契帖

在世俗的红尘中,遍地都是食物,但却找不到相对应的合适的食物,于是饿成了我们的暗伤。作为沉

默中的大多数,我们遭遇的困境是一样的,因为我们没有多少选择资本。我们只能瞎子摸象,至于需要的真正意义上的心灵之食,只能在虚拟的想象之中。

钝痛

钝痛就是用钝刀子割肉——两个原本隔山隔水的人,在清醒中动情,在动情以后,又看不到前路在何方。

麻雀的道义

我常常为麻雀的死而落泪,与此同时,我也会被它们告别世界的方式折服,因为你看不到正常死亡的麻雀的踪影,你能看到的只是遭受外力挤压而夭折的麻雀。寿终正寝的麻雀走到某一个角落,不打扰这个世界。活着,为人类歌唱,死了,就为自己歌唱。

灵感

有一次喝醉了,趴在书桌上睡,半夜醒来,醉眼昏花,看自己曾经写过的一些词句特别有趣:鱼儿开始吐泡泡了;春风下的夜生活;诗中的桃花蘸着绿水开了;书中的雅图深景……念一句,笑一笑,念一句,再笑一笑。

脸红怎么就奢侈了

在暗夜中,谁是我的光亮?我成了一个丢失者,坚硬、冷漠变成常态,脸红成为了一件奢侈品。总是在不动声色中尔虞我诈。我美好的祝愿在哪里呢?不是说且行且喜,与一颗高贵的灵魂相伴?

放松的方式

整个人感觉不太好的时候,喜欢开着车,跑两小时,进山里,把自己丢进某一个山坳里。我的周围是山,山的外面是群山。一切都静静的,没有人知道我来这里干什么。

孤独的朗读者

对着黑夜朗读,是为了驱赶寂寞,是对黑夜的反抗。而人生的迷茫,又何曾不是漫漫长夜?

对牛弹琴

朋友的儿子在加拿大念书,有次聚会,他感慨说,牵心挂肚的,真是累。我回敬一句,如此,你的生活质量肯定低了不少。朋友勃然大怒,说,我的生活质量一直很高的,从来没有下降过。我的原意是:当下父母为子女的付出实在太多,考虑自己的少之又少。朋友反应如此强烈,大概以为我在说他经济压力。想来是被我们的时尚所惑,生活质量好像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。

新鲜的肉总是香的

任何旅行,其本义是暂时脱离原有的生活,借助些微新鲜,虚构一个新世界,但这毕竟是海市蜃楼,最终还是要返回到现实中,返回到各自的轨迹中。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一旦喜欢上旅行,他们的步伐就再也停不下来了。这是心瘾,是一种理由十足的逃避术。

浮力

浮力会带给我们无限的轻盈,有着昙花一现般的酣畅,但这只是暂时的,一旦上岸,沉重的躯壳便再次回到身体中,我们重新变回到牢固的日常,成为大地上一盏又一盏的灯,微亮着。

跳低者

每一个人都在命运与时代搅混的泥潭里挣扎,历史的偶然,导致了命运的无常。人终究无法摆脱他沉重的躯壳,任何逃离都只是暂时的,你想抗拒这种由偶然触发的命运,除非你纵身一跃。

面对不仅仅是面对面

原谅我的敦厚与笨拙,我的想象总和现实不合拍,生活的本质只有两个字:面对,在疏浅中见不到朴实和细腻,于是那些逝去的青春、梦想、时光,一个都无法挽留。于是,我厌倦了表达。宁可一个人穿行在凛冽的寒风里,相信,一切要靠脚来走。

忠义街和吉庆路

| 江锡民 文 |

忠义街是丽江古城一条步行街,弹石路,禁行汽车摩托。那个雨夜,大巴把我们放在路口时,灯光闪烁的忠义街高坡上格楞楞下来一辆三轮车,装着我们的拉杆箱又格楞楞地爬上去。

早晨醒来在房门口打哈欠,一处滇式院落直扑眼帘:二层楼灰瓦灰墙间红土木檐抢眼,瓦楞柱砖雕细密,墙角一株三角梅紫红滚烫,高过月亮洞门。早餐后出院落沿忠义街上行,有清水在石板下汨汨流淌,顺水道可以走向古城最热闹的四方街,和原来的土司府邸——木府。

忠义街不宽,两侧多民宿或商铺,好几家民宿依高坡而建,只把装饰纳西族风情的瓦楞门楣对着街面。丽江游客服务中心亦厕身此地,进入才发现别有洞天,向下廊道拐弯竟然能走到一处临大街的文化广场。商铺大多做古玩、服饰和银器营生。其中一家银铺,一溜柜台展示亮晃晃雪花银首饰,大多为银镯子。老板娘是个裹着几色头巾的中年女子,脸色酡红,言谈动作倒不甚油滑。交流间有些话语不太明白,我掏出笔让她写下,谁知她竟怩怩起来,吭哧了一会才说她认字!

忠义街上的行人,大多为游客,年轻男女,情侣式相依相偎,或一伙人打打闹闹。有老人带着孩子行走的,多半是当地人;老人裹头巾的多,孩子背着小小的书包,往高地右拐一个庙宇式大房子,竟然是学校,时不时传出歌声。

忠义街在老城区,也可以说是游客进入古城的咽喉要道;而吉庆路不一样,它在高楼大厦矗立的丽江市新城区,丽江日报社和沃尔玛超市亦坐落此路段。

吉庆路初看不起眼,东侧几百米商铺几乎全是饭店,提供的餐食却不外乎两种,火锅和米线,或者火锅加米线,止不住的酸辣调料味道从店堂溢出。西侧不一样,连排的八角大屋顶藏式建筑,齐刷刷崭新,底层在营业的商铺有灯光幽雅的咖啡馆,健身会所等,只是大部分还虚席以待。

吉庆路上少见裹头巾背背篓的高原妇人,行色匆匆的女子或着灰色风衣,或黑丝袜短裙妆容精致,脸上自然是没有酡红的。她们在沃尔玛超市里翻检打折品的表情,和京沪广深等大城市消费者一样,充满了委屈和不耐烦。然后在移动付款的显示屏边,动作熟练地点击手机页面,最后抽取的包装袋,居然都是再生材料制作的。服务台小姐姐骄傲地告诉我,丽江市大型超市早就不提供塑料袋咯!

吉庆路的骄傲远不止于此。后来我才发现它不远处并排着一条玉雪大道(又名香格里拉大道,直通著名的玉龙雪山),本地最高行政机构就坐落在玉雪大道中段,从吉庆路步行仅需10分钟。其实先吸引我眼光的,是机构旁一个偌大的下沉式广场,四周碑廊齐全,遍植高大绿色乔木,品种繁多,可惜我识得的仅有榕树和桂花。滇地桂花高大,枝干在两米左右处开始分叉。时值花季,滇桂花粒色泽似不如江南桂花这般浓烈,花香却也是甜蜜宜人的。桂树旁边,就站着一棵更高大的榕树,丝丝缕缕的垂髫,在枝叶间摆动。再旁边的几株乔木,有结着小颗粒黄绿果子的,有树叶阔大如棕榈芭蕉的,我却叫不出名字来了。

那是下午3点钟左右,天色晦暗,玉雪大道空旷萧索,远眺却仍能隐约看到陡峭雪山的几座峰顶。